

初识鄂伦春

文\刘林

蓦然回首

鄂伦春是个美丽而令人向往的地方，尽管岁月过了近半个世纪，但已过天命的我忆起依然美好。

那是1969年4月28日的春天，我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父母，奔赴我要去插队的边陲瑯珺县鄂伦春新生公社。第一次去往如此偏远的山区，内心充满了未知的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这个传说中的“马背上的民族”又将是什么模样？

五月初的小兴安岭乍暖还寒，当年交通闭塞，我们是坐卡车进山的。

行进在茫茫山岭的卡车就像大海里漂浮的一叶小舟，不停地摇摆起伏颠簸。这时，小路的远端突然出现一个骑着马的黑影，冲着我们行驶中卡车飞奔而来。近了我们才看清那是一个猎民。只见他皮袄皮裤，横枪立马，一路狂奔。路窄，司机在一座小桥前靠边停了下来。只见那个猎人到了跟前一个鹁子翻身跳下马来，一个人对着我们就跳起了舞，并用鄂语唱上了熟悉的歌曲《北京的金山上》。听到这熟悉的曲调，看到这载歌载舞的举动，分明是鄂民对我们知青的到来表示欢迎！那一刻，我们那颗忐忑不安的心似乎被柔柔地触碰了一下，眼眶湿润了……

没多久我们就认识了这个猎民，他叫关宝福，他四十多岁，皮肤粗糙的脸上布满了扩张的毛细血管。宝福和很多村民一样，好酒，多数时候见他都处在晕晕乎乎、走路里倒外斜的状态，是属于那种小酒瓶不离身的人。但他心地特别善良，干起活来也是拼命三郎的样子。

当年夏天知青去草甸子干活，午间休息时两个女同胞去草甸子采嘟柿，采着采着忘了时间也迷了方向。眼看天暗了下来，两个人忍不住都呜呜地哭出了声。这时听见有人哼着歌骑马出现在她们身后，原来是晚饭时大伙发现少了两个姑娘，于是猎民关宝福自告奋勇骑着那匹叫“老肉蛋”的马去找她们了。见到宝福，她们哭得更伤心更委屈了。宝福像对自己孩子一样一阵安慰宽抚，让她们都骑上了“老肉蛋”，自己牵着马一步步把她们带回了驻地。关宝福从此也就成了我们上海知青的兄弟大哥。

我们下乡的第二年冬天，宝福死了，就死在“酒”上。那晚他在马号里和几个老人喝酒，喝多了就在马号的土炕上睡过去了。半夜里被尿憋醒了，于是披件大衣就出去了，尿着尿着就犯困没站稳，一下倒在雪地里睡着了……等有人发现他倒在雪地里时，他已不知道在外面睡了多久，两天腿都冻黑了。他被紧急送往黑河地区医院，医生说要做截肢手术。后来听说由于伤腿严重感染，没等截肢他就得了败血症死了。对于他的死，村里没有哭声，也没有哀悼仪式，但我们知青都感到就此失去了一个值得信赖的鄂民大哥。

后来我们逐步了解到鄂伦春人在过去常年生活在恶劣环境中，面对生命的脆弱，常常是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的平静心态。因此也更凸显出他们在危难时刻不畏艰难险阻，超乎常人的坚定和勇气。这在我们日常的生产劳动、护林防火、狩猎活动中时时刻刻都能深刻地感受到，鄂伦春民族的这种流淌在血液里的顽强性格给我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们上了人生的第一课。

快半个世纪过去了，虽然有关鄂伦春人的故事，在往后的岁月里也融进了我们知青自己的身影，三天三夜也讲不完，诚然当年初识鄂伦春，初识关宝福的温馨画面我怎么也不能忘怀，一直镌刻在心头……



关注“新民银发社区”，就是关心自己，关心父母，关心父母的父母

退休时光

如今中小学生两个假期早已名存实亡了——哦不，岂止是名存实亡，简直是变成“突击期”了！这个培训班那个兴趣班，弄得小朋友们比在学校读书还要紧张，他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自然也就更紧张了。

就拿我外孙来讲吧，前年幼儿园大班读完放暑假，他爸妈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报了数学、拼音、英语和国际象棋四个班，让我们接送，弄得我们老两口一个夏天哪里也没去成。去年暑假还要“心黑”，一记头报了八个班——英语、美术、书法、游泳、乐高、小号、阅读作文、国际象棋。那些班分布在松江城里的不同方向各个区域，不把你忙乱得五荤六素才怪呢。

当然，牢骚归牢骚，我还是很乐意为外孙发挥余热。而且，跟着外孙去上学，还能蹭到不少课呢！

我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上的小学，1966年高中毕业，那个时期的学生能见到多少世面？譬如国际象棋，连



跟着外孙去蹭课

听都没听说过。这两年来，陪送外孙去学棋，在旁边看几眼，也晓得国象的“一二三四”了，可谓大开眼界矣。

还有游泳，我是在小河边里学会的狗刨式，可人家教给我外孙的，又是自由泳又是蛙泳又是仰泳又是蝶泳什么的，规范得很，让人茅塞顿开，又羡慕死了，恨不能自己重新回到童年，也下水学点规范的动作。

最让我受益匪浅的是拼音。前年暑期，外孙去了一家培训机构学习拼音。我上小学时学的是注音字母，后来去注音而用拼音，我就成了注音拼音都不懂的人；加上平时讲普通话就是个“洋泾浜”，可又爱写古诗填古词，这就把我折腾死了。陪外孙上了拼音班，他在教室里听课，我在门外蹭课，一个暑期下来，基本上跟着外孙“毕业”了。虽然小赤佬生长在上海，讲上海话不来三，普通话倒讲得蛮标准的，学了拼音，后来又进了小学，更是发音精准，自然而然就成了我的“课外”小老师。只要发现我有发

朝影夕拾

3月20日，是个难忘的日子。50年前的这一天，“文革”以后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上海新兵踏上征途，接受了人生中宝贵的一课。

记得1968年，在经过学校推荐，严格的政审，以及全面体检后，我被光荣地批准参军了。当时在黄浦区文化馆也就是后来的时装公司楼上，为我们新兵颁发了全部装备：一个水壶，一个挎包，一条被子和一身军装。我们在顶楼晒台上列队，学习打背包。在带队老兵的指教下，大家很快学会了要领，欢欢喜喜地带着这些我们梦寐以求的装备回了家。

往事难忘

第二天一早，我在家穿戴整齐，左边水壶右边挎包，然后背上自己打的背包，在前来送行的同班同学的簇拥下，来到学校集合。

军车一到，大家当即列队上车，与前来送行的家属、老师、同学挥手告别，解放牌大卡车先到市六女中集中，然后一站式来到火车站东站。只见一长列闷罐子车厢组成的军列已经在站台上等待了，接兵的部队长满面春风，对我们这些上海兵频频点头，表示欢迎。还没有等我们回过神来，随着一声火车鸣笛，蒸汽机车带着我们一路向西而去。

顾德祺

捞麻

在兴安岭的深处，生存的家什都是自己制作的。捆扎、牵拉是最基本的动作，麻绳成了最大需求。

黑龙江的土地适合种植亚麻，那儿称线麻。秋季，将收割的线麻暴晒后一捆捆扔进水潭，半个月后，线麻表皮经过腐蚀，表皮脱胶溶解，可以捞起来进行打麻工艺。

兴安岭的冬季进入得早，水潭已经冰封。队里组成捞麻敢死队，身高成了我必然被选的因素。潭边，壮士们一口喝下二两半白酒，队长一声令下，小伙子身上脱剩一条裤衩，喊叫着下潭穿梭。浸泡在潭底的线麻随着上层被搬走一点点上浮，第一个伙伴一脚踩空落进冰凉的水里，被披上大衣接回屋里，然后第二个、第三个，直至全都落水，收工。

这是最难忘的一次经历，这是与天斗的真实体验，一生中体感最冻的一次，心脏都要骤停了。当勇士们暖过神来，像完成壮举一般欢呼起来。这是工时最短的一天，每个人得到2角4分的工分。

詹超音

顾仲源

近一个拆房工地运旧砖头，碍于情面我答应了。为避免处罚，深夜里出发，拖拉机在禁行的中心城区拔足油门“砰、砰、砰……”行驶，那响声比起鞭炮有过之无不及，况且半夜里路上人车稀少，拖拉机宛如一头怒吼的猛兽一路狂奔而过。我向当年被我驾驶着拖拉机惊醒的沿途居民深深致歉！

永恒的纪念

1977年11月21日下午，我们为宝北卫生院运送建筑材料。倒车时，挂斗在退行冲上人行道后的一刹那，驾驶操纵杆偏了，我抓扶着操纵杆被甩在一边，左侧操纵杆顶在了门边的围墙墩子上，柴油发动机也熄火了，我的身体被夹在操纵杆与围墙的空当里动弹不得，右侧的操纵杆顶住了我的胸膛，左侧的操纵杆将我的手臂死死夹住！另一位驾驶员和装卸工连忙扳动操纵杆将我弄出来，扶我进卫生院让医生给我检查。万幸！胸口肋骨和心脏都没有大碍，只是左上臂上端后侧肌肉被挤压烂，留下了一条近5厘米的疤痕作为永久的纪念。